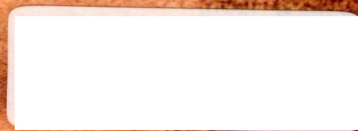


蹈海寻正义
骑浪争自由

荆永绰◎著

一部海盗写就的近代史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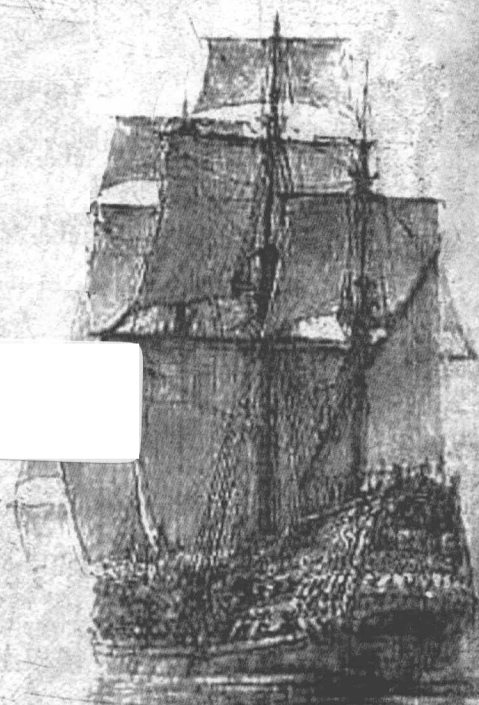
海盜往事



世界出版

荆永倬◎著

海盜往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盗往事 / 荆永绰著.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5.10

ISBN 978-7-5012-5058-5

I. ①海… II. ①荆…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53436号

全程策划 唐人易和
责任编辑 张永椿
责任出版 王勇刚
封面设计 百丰艺术

书 名 海盗往事

作 者 荆永绰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100010)

电 话 010-65265923 (发行) 010-85119023 (邮购)

网 址 www.ishizhi.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710×1000 毫米 1/16 30 印张

字 数 50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6 年 4 月第一版 2016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5058-5

定 价 4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引 言 /001

第1章 红旗帮轻取朝廷水师 /003

第2章 会数学的洋和尚 /020

第3章 蓝旗帮望风而逃 /033

第4章 海上买路钱 /042

第5章 中英双语词典 /050

第6章 天地会批发鸦片 /059

第7章 红旗帮一统六旗 /066

第8章 秘密组织 /076

第9章 最大的英国商船 /082

第10章 朝廷水师联合英国战舰 /091

第11章 官匪一家 /098

第12章 要人还是要货 /106

第13章 白莲教来广东干什么 /113

第14章 巡抚大人的计划 /120

第15章 一网打尽 /125

第16章 女海盗王时代 /142

第17章 建造虎门炮台 /153

第18章 向六旗帮借五门炮 /164

第19章 吓跑东印度舰队 /171

第20章 灭门 /183

第21章 朝廷派来新的巡抚大人 /197

第22章 与葡萄牙海军结仇 /206

第23章 黑绿旗合力擒水师 /218

第24章 打赢了也投降 /234

第25章 狭路相逢 /248

第26章 包围与反包围 /258

第27章 去公海劫商船 /273

第28章 南海之战 /280

第29章 二次联手 /298

第30章 血战大屿山 /309

第31章 海盗的胜利 /321

第32章 战列舰要来了 /335

第33章 埋伏 /352

第34章 远走他乡 /359

第35章 大英海军主力登场 /379

第36章 惨胜 /409

第37章 招安 /421

第38章 海盗公主 /428

第39章 最后的蓝旗帮 /435

第40章 恩怨已了 浪迹天涯 /444

第41章 海枭迟暮 /454

第42章 从此再无六旗帮 /463

后 记 /475

引言

明朝嘉靖三十二年，葡萄牙人以商船触礁海险之名，向当时地方政府请准，在澳门这一小岛屿栖息修补。万历十一年，明朝政府正式准予葡人居住澳门，开启了中西商务交流。清初三朝，宇内渐安，广州被划为海外夷商的贸易专区。而欧洲正在酝酿工业革命，资本勃起，产业大兴，夷商来华者渐火。康熙朝颁定公行十三规，雍正朝署派广州海关专管，乾隆朝制定公行运营科条，夷籍、商检等国门体制渐趋完备。到了乾嘉交替之际，广州湾已经是万商云集，其商业规模日渐壮阔，创造就业拉动经济与赋税收入之于国计民生地位愈显重要。

广州是珠江三角洲的枢纽，珠江下游自佛山水道以降，经过拾翠洲，又称沙面。接着是荔湾，广州府城，黄埔，然后是虎门，由穿鼻水道出海。道光年间爆发第一次鸦片战争，双方大臣在莲花城密谈，拟订《穿鼻草约》。中方代表是全权钦差大臣琦善，英方代表是海军上将，驻华全权代表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Elliot)。当时官文书把他的名字翻为义律。

广州湾呈钟形，虎门海口是钟柄，钟柄底下有一片水域称之为伶仃洋，左侧西岸的钟底是珠海，珠海旁边的水域称之为鸡颈洋，底下隔着横琴海峡相望，有个芝麻点大的小岛，是为澳门。右侧东岸的钟底是九龙，底下隔着九龙湾相望，有个绿豆点大的小岛，是为香港。

香港和澳门这两粒绿豆芝麻加起来，后来曾经熏得中国人头晕脑胀，掀开近代史中惨痛屈辱殖民的一页，掀开经济发展花团锦簇商贸的一页，更掀开了中西文明撞击美丑俱存的一页。在乾隆年间，澳门已是一个繁华的小岛，因为按当时的夷贸律例，夷籍水手只有在开港贸易季节里可以登岸广州，其他时间

只能待在澳门。各夷国领事也只能待在澳门办公，至于当时的香港，只是个蕞尔小岛。艾略特公布《穿鼻草约》后被撤职调回英国，因为英国政府认为他未能坚持全面开放中英贸易的最大利益，遭到时任大英帝国外交大臣帕默史东严词批评。帕默史东认为，以割让香港这一破岛为满足是一大败笔，他批评香港是个鸟不生蛋的蠢地方，连一间规矩的房屋都没有。

本书试图描绘那个时代的广州湾，当后人道听途说，听任传播肆虐，以为腐败的满清只有贪官污吏之际，其实，每个专制王朝都逃不脱兴起与衰落的因循。其间还是有士大夫立于庙堂之上，殚精竭虑地擘划当时国防之策，还是有能人异士处江湖之远，各逞风流与豪强。当时的香港并无人烟定居，只是渔民避风之地，唯一固定出现在岛上的只有海盗，最大的几股海盗曾经叱咤南海，他们就是：六旗帮！

第1章

红旗帮轻取朝廷水师

当年努尔哈赤龙兴，而后满人入关，征战四方，耗费经年岁月，才把疆域稳定下来。然而除了康熙平台动用降将施琅统领水师之外，这花花江山全是靠鞍马鏖兵打得天下，所以建政之后，水师并未成为独立兵种，沿海各省水师归各省总督军务衙门节制。而海疆的划分也颇为粗放，从海参崴往北的水域经年冰寒，神人共弃，海参崴往南到朝鲜东岸的元山，以土门色钦的出海口为中心，则是大清朝的海疆禁地。因为，就如同黄河流域滋润了中原古文明一样，土门色钦是满族的母亲河。土门意为“万众”，色钦意为源流，土门色钦在满语之中的意思是“万水之源”，所指就是今日的图们江。

大清的版图横过朝鲜边界，从丹东到葫芦岛属最精锐的辽东水师防卫区，明朝降将与少数懂得海战的满族将领集中在此，镇守老祖宗的海域。从这里一直到山东的青岛以北，陆地东面海域乃是传统所谓的北海，往南一直到闽北的闽侯是东海，再往西南延伸，则是南海。

大清嘉庆十二年五月十一日，也就是公历1807年6月22日，这一年是丁卯年，时当仲夏，午未未初，中午的骄阳在海面曝晒正炽。这时，东海的海象还算平稳，海面出现一支庞大的舰队，正在往南疾驶，值更官范振声走到船桥前仰首报告：

“禀告督帅，我军方才已通过北麂列岛，是否在前方的南麂岛海面暂停？再过去就是福建地界了。”

“继续前进，经过宁德海面立刻放飞鸽传令，通报闽侯，就说一切顺利，按预定计划进行。我军将于明早抵达平潭海面，准备与福建水师会歼红旗帮。”

浙江水师提督徐廷雄胸有成竹，向值更官吩咐完毕之后，他继续站在船桥上，踌躇满志地环视四周，海面上浩浩荡荡行驶着浙江水师主力八十余艘战

舰，还有二十艘小哨船在周围游弋。此番远征乃是奉旨联兵，与福建水师提督王柯密议，联合截击今年开始北犯的广东海盗。近年随着海外夷人东来，贸易大兴，海盗也随之猖獗，尤其是发源于新安一带的六旗海盗，其中最大一股是以郑一夫妇为首的红旗帮。据说帮里藏有前明天地会的余孽，原本仅止活跃于广州湾，可是近年来大肆扩张，西至安南、暹罗^①，东面开始进犯福建浙江，专挑外贸夷船和官船下手。

今年初，红旗帮循迹跟踪北上，竟然在舟山外海掳了一艘前往东瀛的葡萄牙武装商船，打死三十几名夷人水手。不仅葡萄牙领事透过行商向广东巡抚抗议，朝廷也深以为忧，担心海盗与倭匪联成一气，这才有了两广浙闽四省水师的联合行动。

徐廷雄是本籍福建晋江的水师世家，熟知海战兵事，其先祖曾随施琅平定前明郑成功，之后大清华疆平静了百余年，东北面的倭寇和南洋一带的水匪难成气候，他这浙江水师也就难大有用武之地。不过，近年来西夷东渡，朝廷明令，仅限广州口岸通商，广州湾的海面也随之开始暗涛渐兴。

两年前，闽浙总督李长庚剿灭了为患多年的闽台水匪蔡牵，自己却也不幸在海战中殉职。这两年虽然曾经有些浙江海盗和倭人勾结，藏匿于小岛之上，但是徐廷雄指挥下属逐岛清剿，逼得这些散股海匪居无定所，四处流窜。抓捕散匪其实就是干些水面巡捕的小活，此次浙江和福建两省水师会剿北犯的红旗帮，终于有机会打场大仗，扬名立万了。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根据自己属下打探和王柯告之，这红旗帮主要盘踞珠江口，乃是六旗帮中势力最大的一支。老大名叫郑一，这些年扩张得很快，已有战船五百多艘，海匪四万余人。不过，因为红旗帮并不欺凌本国商渔，以打劫夷船为主，而海夷仅限于广州通商，所以红旗帮以往并不北犯。今年几次现身，与葡萄牙船最大的那一仗也不过来了近二十艘船。

徐廷雄心想，海盗所用的大船应是劫来用以载运赃物的商船，战斗主力应该都是些快速的小炮船。所以闽浙两省为此番进剿订下了战术，福建水师主力隐匿于泉州附近待命，等匪船北上过了泉州，然后全部兵力尽出，追蹙其后，断其退路。浙江水师主力藏匿于平潭岛和南日岛之间，扼住台湾海峡北口，派出所有哨舰和小炮船机动巡逻，发现盗踪之后且战且走，诱敌接近南日附近

① 今之越南和泰国。

的海域，然后两大主力尽出，围歼红旗帮北上的船队。接着南下往西，会师广东，挑掉红旗帮在大屿山的老窝。

范振声是负责航海的都司，自去命下属传令，而参将麦廷章主管作战，早在舰队通过浙南的台州外海时，他就通令各舰，船首和两舷观察哨都加派兵力，改为双哨，密切监视海情。近年来六旗帮打劫沿海商船，其中这红旗帮更是胆大包天，竟然敢主动找落单或小股的官船下手。浙江水师练兵多年，各级军官摩拳擦掌，想那红旗帮多年来聚敛有加，随行货船想必藏宝甚多，只要能在台湾海峡咬住他们的尾巴，这升官加发财可是十拿十稳，手到擒来。

麦廷章仰首望着桅杆，一名水兵正举着单筒千里镜，往前方做半圆形扫描。这支千里镜还是四年前李长庚派人到广州向荷兰商人买的，当时就一口气买了十六支。徐督上任之后整顿军备，筹款又买了二十八支，供有经验的官佐侦查时使用。这艘大号的海沧舰可是浙江水师的旗舰，足有二百七十吨，头尾七十尺，两组主帆，两舷各备五门二千二百斤火炮。舰队中还有两艘同型舰，分别由副督史惟勇和总兵尚宪中指挥，加上六艘两舷各备四门火炮的大福船，其他舰只也备有大小不等的火炮。至于南边合围的福建水师，兵力应也大致相当，以如此阵仗玩官兵捉强盗，即使红旗帮倾巢而出，只怕到时候台湾海峡都要被海盗的鲜血染红了。

舰队扬帆疾驶，一路上每逢见到一两只小型渔船，前锋必定会招旗通报徐廷雄所在的旗舰，如有靠得近的则鸣炮示警，或是由哨船前往驱离。这些偶而出现在舰队附近的小船颇令人心烦，计划中原是要求福建水师禁止从宁德到泉州的民船出海，以求保密。可是此时正逢渔季，各地县治禁海的力度不一，哪里是禁绝得了的？这些小船机伶刁钻，老远见了官船就跑，虽然担心是海盗的耳目，可是追之不及，也只能徒呼负负。如此直至酉时将尽，天色已暗，旗舰才摇灯下令，落半帆减速前行。夜间行船，虽然各舰都挂有航行灯，仍是一定的风险。如此到了次日凌晨丑时，部队终于停在平潭岛外的海面，等到天色渐亮，才移进平潭与大陆之间的海坛峡湾，隐蔽休息。

谁知如此一连过了八天，不仅台湾海峡北口风平浪静，躲在泉州的福建水师也飞鸽来报，连海盗的毛都没见着一根。只苦了水师官兵，窝在船上忍受海面骄阳的曝晒，而且一天比一天热，每天都得等到近亥时才能凉快下来，酣然入梦。徐廷雄也只能命官佐约束手下军士，如此又过了五天，海面上机动巡猎的哨船仍然找不到海盗的踪迹，徐廷雄只好与副督分乘舢舨赴各舰，登船巡视

慰勉官兵。这时已有少数官佐称病，要求登岸诊治。

连续十几天的万里无云，今天却明显要变天了，上午徐廷雄巡视第一艘大福船的时候，旗舰上的风动仪还只是小小抖动，可等到晌午时分，渐厚的云层已漫遮天际，两位正副提督大人只好停止巡视中小战船，各自返回座舰。待得徐廷雄回到船上，豆大的雨点已飘泼而下，外海风浪渐大，乌云蔽天，巡哨的小船也纷纷返回，酷热一扫而空，湾内的战船下帆落锚，倒是全歇下了。

大雨下了整夜，麦廷章朦胧醒转，听得舱外雨声，于是起身打算询问值更军士时辰。待他走上舰桥，却见暗夜中一个人影伫立梯口，揉眼一看，正是提督大人。

“廷章，我也是刚起来，你说说看，这帮海匪现在何处？”

“督帅大人，末将揣想，或许他们风闻进剿，龟缩在老巢里也未可知。”

“不大可能，广东那边的消息，这帮悍匪连夷人的远洋炮舰都敢动。所谓的匪，就是无视王命，胆大包天。不过，红旗帮以打劫西夷商船为主，以往少来浙海，是因为这里没多少肥货，可是随着夷人逐渐北上，这往后的日子可难说了。”

“大人，您见过那些红眉毛绿眼睛的夷人吗？”

麦廷章跟随徐督多年，情同父子，值此雨夜寂寥，自是聊将起来，徐廷雄闻言不禁微笑说道：

“什么红眉毛绿眼睛！廷章，你尽是听信市井传言。其实，我也没见过西夷，以往咱们大青海疆碰到的一些蕃人，不外乎是朝鲜、东瀛、安南、暹罗，长相和中土的差不多。这些西夷来自万里之外，或许长得像是元朝时来大都的色目人吧。咱们的目标不是夷商，是海盗，这帮悍匪一日不除，咱们东南沿海就一日不得安宁。”

“大人，这场雨看来得下好几天，您说这帮匪类会不会胆上生毛，趁着视界不明，主动跑来生事？”

“我方才也在忖想此事。按兵家常理是不可能，我们在内湾避风雨，他们如果跨海来袭可得冒不少风险，而且彼此都看不清。不过，匪之为匪，就是不可以常理度之。所以我想，等天亮了你调度一下，雨云散去之前还是调些哨船，平常的二十里固然是有些困难，至少得恢复咱们外围的十里警戒圈。”

“是，末将正有此意。”

两人站在舱门避雨，又聊了一会，因为云遮雨蔽，虽然将入寅时，天色也

只是初现一抹灰蓝。两人进舱正在更衣，却忽然听得传来连声炮响，徐廷雄顾不得束结停当就冲上甲板。几名瞭望哨揉眼举着千里镜四顾，深郁的黑蓝海面之中却是难见敌踪。这时麦廷章也已来到甲板，立刻命鸣锣示警本舰备战，同时举灯通知各舰。

黎明前的黑蓝海面难见匪船身影，但是此时已可见其炮口火光，只听得炮声连绵，竟不知来了多少匪船。徐廷雄惊疑之中急令备战，速派哨船前出，确认海匪位置与兵力。

原来，这个年代的前膛火炮准确度有一定限制，乃是以面对面打击为主。而小哨船不备火炮，仅有少量弓弩火铳，然而轻巧灵活，在海面上如同一快速移动的小点，是以海战时一般不会成为炮击目标，顶多在靠近时用大量弓矢火枪灭之。这时已过了一刻钟，东方显现微白，徐廷雄斟酌着眼前态势，海湾南北两口皆闻炮声，足见这批广东海匪的凶悍，不但不惧官军，反而主动发起拂晓攻击，想必是趁雨夜来到外海。

然而，堵住南北所有出口不留生门，难道是想尽灭浙江水师？这帮没知识的土匪，不谙兵法。就算是红旗帮倾巢而出，福建水师王柯的部队也会衔尾追击，到时候浙江水师来个反包围，海盗现在这种不留生门的打法可是兵家大忌。除非拥有绝对优势兵力，否则必遭反噬。

陌生的红旗帮此前是只闻其名未见其船，虽然看来这帮海匪战法怪异，没准是群二百五的蠢货。不过，徐廷雄深知自己身为主帅，职责重大，一个判断失误即可令浙江水师尽丧于此。可是，海盗主动决战太不合理，水师南下截击是出于防止海盗与倭匪勾结，连成一气。这批广东仔只要放弃少数北上的夷船，完全没有必要掏出全部家当，远来闽浙拼老本嘛。因此，虽然目前敌情不明，但是可以判断，红旗帮应该只是派出部分主力，试图阻断浙江水师南下。如果水师拼死冲出湾口，当然可能牺牲少部分舰艇，但是，只要能在外海展开，当可与海盗一决雌雄。这时候，已有两艘舰艇中弹起火，照亮了邻近水面。

徐廷雄不愧是老谋深算，在他下达突围决战命令之前，先命一艘哨船在龙田和瑟江港之间登岸，急召岸防援兵。如此一旦战情失利，舰队可靠泊岸边，不仅借岸防助力守护，而且步军可源源不绝地登船，海盗自不可能再跳帮夺舰。当提督大人开始下达将令时，第一艘奉命侦查的哨船什长登舰向麦廷章回报。

“麦将军，北面匪船前锋已突进海坛峡湾北口，目前位置在屿头和苏澳之间，大队正在进入展开。”

“有多少船只？”

“回禀将军，依卑职目测，已进入湾口的有二十多艘，后面的看不清，总共兵力应该不下六十艘。其中有艘巨舰，尖首大帆，三根大桅，帆片无数，样式甚奇。麦将军，这艘大舰单舷就有十二个炮门，估计占好阵位就要开炮了。”

海沧舰每舷五炮，大福船每舷四门一千八百斤大炮，都是水师的主力大舰，其他中小战船各备每舷二三门一千至一千五百斤炮不等。这名什长说匪船竟然备有每舷十二门大炮，那得是像山一样大的船，岂不是痴人说梦？麦廷章和舰上其他官佐闻言正自惊疑不定，身后传来徐廷雄的暴喝：

“阵前乱语扰惑军心，给我绑起来，押下去。”

总算这名什长禀报清楚，尤其对那艘怪船说得详细，徐廷雄留了一个心眼。否则，敌前谎报，扰乱军心，当场就该砍了。这时水师舰队已得令开始列阵，副督史惟勇率一部准备向南冲出海坛岛，徐廷雄率另一部准备向北冲出苏澳和屿头。两部打算在平潭东面的海坛湾会合，与海盗进行决战。只要福建水师按计划尾随而上，这将会是一场难得的突围与反包围激战。

当浙江水师分南北两向布阵时，红旗帮在北面进攻的船队六十余艘已全部驶入海坛峡口。徐廷雄站在舰桥上，命座舰向前二里，来到前军阵中，在雨中举起千里镜观察。这时天色渐明，提督大人揉了揉眼睛再看一眼，简直不敢相信。那名哨军什长说得没错，雨雾朦胧之中在苏澳方向出现一艘奇形巨舰。虽然太远看不清桅杆，但是明摆着三组主桅大帆，雨雾中看不清楚，每组最少四片，如为五片就是十五片帆，舰身修长，全不似海沧舰或大福船一般方头方脑的臃肿。这种怪船一看就是快速船只，绝非中土所造，海盗又是从何处取得这种庞然大物？此舰头尾足有一百四五十尺，十五片主帆已收其六，如同一只恶龙，正在往西南方向前进。

此时湾口桅杆如林，徐廷雄再传将令，南北两部减帆改桨，暂停突围出湾，水师所有大船集火攻击巨舰，其他中小战船前出迎敌小船。因为他从千里镜中看得清楚，这种十五片巨帆组成的修长巨舰还挂有一堆调整辅助的副帆，一旦到了开阔海域，恐将更易于发挥火力和机动，如果南方海口也有巨舰埋伏，突围将是死路一条。徐廷雄命再派小艇登岸传令，必须立刻召集营兵相援，多带弓矢火铳，同时命水师依托西岸进行炮战。东面的平潭岛上只有官差而无驻军，一旦战事失利，水师舰船只有靠向西面大陆地块的瑟江港，因为瑟江港是这一带唯一备有少量岸炮的地方。只要能撑住待援，海盗的炮弹打完了

总得走吧！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既然是官兵捉强盗，强盗想要生存就必须把这条规律执行得更彻底。红旗帮一哥站在舰桥上注视战局，他很快就发现浙江水师准备依托西岸在湾内决战的意图，一哥命令，立刻将号令传给指挥南面作战的一艘。当面这批官军反应蛮快，发现红旗帮的战力远超过预期，立刻按兵法作出调整。想法还真不错，可惜，浙江水师指挥官不知道这艘西洋战舰真实的威力。而红旗帮与广东水师缠斗多年，却很清楚大清省级水师的兵力与战法。

一哥这条超级座舰是一年半以前在安南海面掳获的英吉利海盗船，轻型驱逐舰肯特号。洋人可闹不清大清和安南、暹罗海盗的不同，反正长相都差不多，虽然也曾经怀疑是横霸南海的六旗帮所为，可是一哥将船藏到东面的离岛，用来发展所谓闽浙业务，英吉利人也就一直找不着这条船的下落。大英帝国东印度舰队^①配属的常规驱逐舰拥有两舷各十六门，合计三十二门的十八磅铜炮，而这艘轻型驱逐舰虽然配的只有二十四门炮，可射程和威力都远超过海沧舰。浙江水师现在是两难，如果靠岸，一哥的大舰只要在清军射程之外开炮打靶就行了。如果浙江水师前冲，那当然互有死伤，可是岸上兵力的依托将成为空谈，一哥一艘的百来艘战船还不得把官军给全灭了。

这时一艘指挥的另外一半海盗也已经冲过程安和北坑之间的海面，开始向副督史惟勇率领的南线兵力展开攻击。一哥疼惜老婆，只要求一艘堵住浙江水师南逃之路，由他自己在北面强攻，而一艘的座舰也是较为宽敞舒适但是火力较弱的翡冷翠之星号武装商船。这艘船其实比肯特号还大，不过只在两舷各配六门火炮，后舱是用来装载抢来的赃物和补给。当然啦，六门重炮也够他史惟勇好好喝一壶的了。更何况，一艘可不会把头功让给帮主，她手握长剑站在舰桥上，命令众儿郎直冲敌阵。其实海盗就是海上猎人，熟悉在海上围堵猎物歼而食之的战术，十几艘中型炮船在南口堵截漏网之鱼，翡冷翠之星号率领五十艘战船，竟是直往史惟勇军中杀将而去。

一艘长得不可谓不年轻貌美，不过一哥心疼她可不只是因为长得美，也不仅是因为一艘出得厅堂进得闺房好上床，更是因为一艘不但上了账房把整个红旗帮内务管得井井有条，而且，上了战场还是一员猛将。原来，这一哥一艘乃是广东新安的胥家人氏，胥家四姓郑、石、马、徐在前明就是横行广东的

① 那个时代的正式称法应为大英帝国皇家海军远东舰队。

海贼，包括民族英雄郑成功的老爸——郑芝龙。早在八年前，有位胥家枭雄莫官扶襄助安南的西山朝，与南朝的旧阮政权作战。莫官扶不但在海战中重创阮军，还挺顺便的在两广海面大干海盗副业。嘉庆六年，西山朝封之为东海王，东海王莫官扶手下有四大总兵，其中的郑七就是郑一堂哥。

郑一是他这一房的老大，所以人称郑一，秉性沉稳多谋。康熙平定台湾之后，郑成功旧部和天地会成员与胥家贼合流，才逐渐发展成为横行南海的六旗帮。其中红旗帮在一哥和一嫂领导之下最为兴旺，一嫂还认了天地会中人作师父，习得不少功夫。本来一哥对此次北上出击并没有太大兴趣，而是天地会厦门总舵的一班高手分析献策，说服了一嫂，才有今日之战。

但是，浙江水师近年来在徐廷雄领导下精训勤练，又多有与东海浙匪倭寇实战的经验，岂是好相与的？这种海湾包围战不留生门的打法，是逼着水师拼命，想当然将会是两败俱伤。只见那史惟勇所乘海沧舰上令旗翻飞，水师战船纷纷上前占位，发炮迎击。

浙江水师战备训练的铁连环是由提督徐廷雄、副督史惟勇、总兵尚宪中、参将麦廷章四人组成，此时两人一组，分头指挥南北两线作战，官军和强盗的小船纷纷上前，缠斗在一起。水师的九艘所谓大战船桨帆并用，试图抢进，水师弓箭手和火铳兵列满船舷。麦廷章手下的旗手不断发出指令，只见北线小船奋不顾身缠住海盗的小船，掩护几艘大福船和海沧舰向前，打算冲到射程之内围攻肯特号。

一嫂指挥南线海盗，战法和徐廷雄完全相反，仗着她的翡冷翠之星号比肯特号更大，硕大的船身稳稳向敌阵压过去，两舷也满是海盗的弓手和铳手，所到之处全力消灭水师小船上的官兵，尽量使得海盗的小炮船可以腾出手来。翡冷翠之星专门消灭水师小船，小炮船围攻水师的大福船和海沧舰。因为，红旗帮的小炮船和水师不同，一嫂设计得船小炮大，几艘小船灵活机动的围攻，只有我打得着你而你却难以打得着我。整个海湾矢弹横飞，炮声隆隆。

当小船之间的弓枪互射到后来形成接触战时，古典的跳帮肉搏最为惨烈，这场湾中捉鳖的海战从早晨寅时一直干到午后未时，逐渐可判战局胜败。浙江水师被击沉三十四艘战船，损失了大约三分之一兵力，包括五艘所谓的大舰。红旗帮也有十八艘小船化为波臣。问题是，出现在海湾内的海盗船达一百二十余艘，而官军总兵力是九十余艘船，将近四比三的对比如现在变成近于二比一。海盗的巨舰完好无损，水师却只剩下三艘大福船和徐廷雄的指挥舰。副督史惟

勇和总兵尚宪中战死，海盗已经南北合流，形成对水师的内线包围。

在真正面临覆灭的关头，浙江水师官兵这才领会到，匪船炮火威力与射程远超过官军。原来大清水师的建军思路沿袭前明，以小船为主。备炮五百斤以下的称为轻炮，其上一直到两千斤称为大炮，超过两千斤以上的极少。而红旗帮装备的火炮却是小于两千斤者极少，因此一经接仗优劣立见。虽然水师英勇奋战，却只能在近战中击沉红旗帮那十八艘小船。

一颗染血的小铁弹滚落甲板，那是麦廷章从提督徐廷雄身上挖出来的，徐廷雄的右肩出现一个血窟窿。老式火铳既无封闭装药又没有膛线，远距离的动能杀伤力和穿透力都有限，水师官佐身上又穿了护心甲，即便如此，徐廷雄身上也已经挨了四发铳弹。麦廷章七手八脚地包扎，而他自己身上挨的铁弹更多，军士草草包扎的伤口还在淌血。

“传我命令，水师所有船只往西撤退，小船先撤，大船殿后阻敌，在龙田和瑟江之间抢滩。廷章，我命令你，率领所有官兵从陆路撤回宁波。”

“督帅，不战了么？”

“不战了，你要把今日之战详报总督衙门，海盗巨舰大炮威猛若此，可能是从西夷处所劫。如此说来，夷患竟是比较海盗可怕百倍，如不速谋对策，我大清海疆永无宁日。官印在我舱案头，你速去取，立刻撤退。”

“督帅不可，我浙江水师可无麦廷章，不可一日无督帅。由我殿后，请督帅尽速登岸。”

“荒唐，我浙江水师训练有成，船没了可以再造，有经验的官兵没了可难再起。我今年五十有三，你呢？才二十九。廷章，主帅弃逃还有何面目存于天地之间？我意已决，你可速去。”

两人在舰桥上的争执浪费了宝贵的时间，麦廷章终于咬牙领命，令旗手发出撤退信号，自己冲进船舱，取了大印关防下船而去。

这时水师舰队的阵面已被越压越紧，红旗帮胜券在握，肯特号和翡冷翠之星号不再过分进逼，而是运用火力优势，采取吊射方式，不断轰击水师纵深部位的战船。直到眼见水师小船纷纷向岸边靠近，仅剩的一艘海沧舰却开始前出，一艘立刻下令，翡冷翠之星号也开始前移。

水师小船后撤，一艘大福船和海沧指挥舰升起满帆，全桨前冲，立刻成了众矢之的。徐廷雄索性下令弃炮不用，扭舵直直冲向翡冷翠之星号。这个命令完全正确，如果海沧舰用炮就必须横面敌军，如此以寡敌众，必定被红旗帮打

成碎片。而垂直以船首前冲，则是立刻将自己的受弹面降为五分之一。

可惜，正确的战术作为在压倒性敌军面前却未必产生盼望的结果。那艘拼死并行的大福船船舳连中两弹，爆炸的火光中竟是逐渐沉没。海沧舰前桅中弹，首帆歪斜下坠，速度登时慢了下来。红旗帮阵中冲出一只小艇，竟是飞桨奔来。

徐廷雄焦急地命炮手下舱助桨，加速前进，命舵手全神待命，舰首瞄准翡冷翠之星号右侧，准备贴近时大扭舵撞击匪船船舳，与翡冷翠之星号同归于尽。忽然，两艘水师小船去而复返，冲到海沧舰左右前方。徐廷雄举起千里镜凝神望去，左首那艘快船上指挥的正是麦廷章。徐廷雄心中一痛，只能虎目含泪，摇头叹息。

原来麦廷章难舍袍泽之情，竟是将官印交给了都司范振声，自己征集两船死士，赶上来掩护徐廷雄，展开最后的突击。眼看着两艘小船与迎面而来的匪艇越来越近，忽然一发炮弹掠过，无巧不巧正好命中麦廷章这艘小船的帆柱，碎片纷飞之中麦廷章只觉脸上一阵剧疼，当场摔倒，眼前发黑竟是晕了过去。

多发近着炮弹引起的巨浪将海沧舰掀得上漂下荡，左摇右晃，炮声终于停了，原来此时距离翡冷翠之星号已经不足三百米。但是那艘匪艇也已冲到船边，只见四条人影先后跃起，踩着帆柱一蹬，竟是施展轻功登上了海沧舰。徐廷雄心中一紧，拔出配刀招呼甲板上的四十余名水兵，立刻上前毙敌。没想到第一个抢上舰来的竟是一名妙龄少妇，正是一嫂亲临。一嫂一上来就仗剑杀了两名军士，跟着上舰的三人更是厉害，手起刀落，所向披靡。一眨眼的功夫倒下十几名水兵，剩下的水兵纷纷退回舰桥。

徐廷雄打量着眼前四匪，除了女匪还有一名持刀青年，一名瘦得如同麻秸一般的壮年男子，和一名提剑书生。瞧那登舰时的身手，显然都是传说里的武林中人。眼见功亏一篑，有死无生，却听那名书生不疾不徐地说道：

“贵军已尽全力，眼下胜负既定，多造杀孽无益，不弃刀言和更待何时？”

徐廷雄深吸了一口气，凝望着书生朗声说道：

“我徐某不才，兵败东海，有愧君恩。唯我大清虽有败战无能之徒，不可有屈膝事敌之将。你等祸乱我中华海疆，荼毒生灵，天下自有公论，今日就请将徐某项上人头取去吧。”

“败军之将哪来这么多啰哩八唆的，当老娘不敢杀你吗？”

一嫂骂毕正欲上前，却被那名书生摇手止住。